

「风透湘帘花满庭，
庭前春色倍伤情。」

风透湘帘 花满庭

第二卷

国无二君

满碧乔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FENG TOU XIANG LIAN HUA MAN TING DI ER JUAN GUO WU ER JUN

风透湘帘

满碧乔 著

第二卷
国无二君

花满庭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透湘帘花满庭. 第二卷, 国无二君 /满碧乔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448-4576-2

I. ①风… II. ①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975号

责任编辑: 张慧芳 张 瑾 美术编辑: 严 冬

责任校对: 刘艳慧 责任监印: 刘 冬 营销主理: 张 猛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 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30 000册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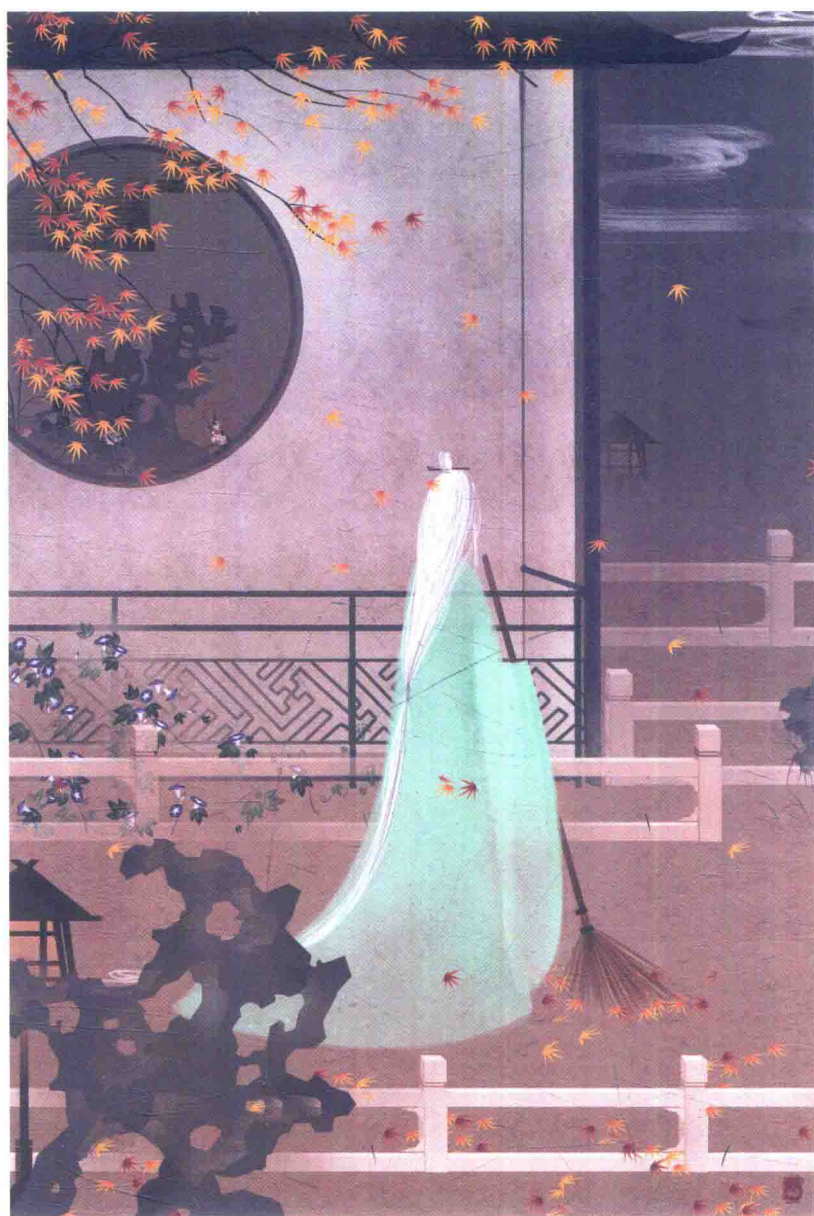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第一章	一片冰心	001
第二章	一箭穿心	003
第三章	谁家天下	010
第四章	虎口残生	014
第五章	情陷两难	018
第六章	齐国新君	027
第七章	今夕何夕	034
第八章	落花有意	042
第九章	彼姝者子	050
第十章	静水流深	057
第十一章	击鼓其镗	063
第十二章	勇冠三军	072
第十三章	绿兮衣兮	081
第十四章	必齐之姜	092
第十五章	淇水汤汤	101
第十六章	盲婚哑嫁	110
第十七章	泛彼柏舟	119
第十八章	青青子衿	128
第十九章	鹤鸣九皋	138
第二十章	谿浪笑敖	144
第二十一章	绸缪束楚	153
第二十二章	岂无他士	162



第二十三章	子无良媒	171
第二十四章	绿竹猗猗	181
第二十五章	之子还兮	189
第二十六章	行道迟迟	195
第二十七章	执子之手	202
第二十八章	曾经沧海	210
第二十九章	子兴视夜	216
第三十章	鸿雁于飞	224
第三十一章	与子同袍	232
第三十二章	握筹布画	244
第三十三章	六韬三略	253
第三十四章	王之将战	263
第三十五章	秣马厉兵	275
第三十六章	管鲍对弈	285
第三十七章	破釜沉舟	294
第三十八章	乾时之战	303
第三十九章	坚壁清野	312
第四十章	山雨欲来	319
番外	管鲍之交	329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洛阳城内车水马龙，无数少男少女来到洛水之畔，跪拜洛神，或许愿求一心之人，或祈盼物阜民丰。

而在洛阳城东，大卜一脉生活繁衍的小村子，却宁静又恬淡。

大卜负手立于西风之中，暖阳斜照着鹤发童颜，老爷子显得比秋风更缥缈灵动，谪仙一般，与茅墙屋舍这些凡俗器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院外驶来一队车马，车轮碾过雨后泥泞的田间小路吱呀作响。大卜却没有回头，径自看着枯黄的树叶盘旋而下，他微微探出清癯的手，落叶翩然落入掌心。

王太子姬闾从车上跳下，一脸的气急败坏。葵紧跟在姬闾身后，脸上却是同大卜一样的淡然，两人一前一后走进院中，来到了大卜身前。

周天子身体欠佳，如今姬闾已作为太子监国，政务十分繁忙，只恨不得分身。今日不是问卦的日子，却不请自来，看来是有点

紧的事找大卜。

姬闾气喘吁吁，语气中竟带了质问的意味：“大卜，你可听说了？坊间都在流传，绿姬在鲁国身中剧毒，是齐国三公子用传国玉玺做交换，才得了解药救命。如今市井之人多骂绿姬是祸水……”

大卜回过身，瞥了姬闾一眼，却没有接话。

葵忙上半步，行礼参拜：“拜见大卜。”虽然是祖孙关系，现下他官居太子少傅，有些规矩不得不遵。今日如此做，更是意在提点姬闾，注意自己的言行。

姬闾自然明白葵的意思，莫说是他，连他父王都对大卜礼敬有加，今日确实是关心则乱，唐突了。姬闾立即拱手道：“大卜莫怪，是我心急了。”

大卜悠悠开口：“坊间传言太多，大可不必理会。”

姬闾一怔，仍不甘心：“大卜，你向来疼爱绿姬，怎么这么大的事你却毫不在意？若是绿姬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或是那齐国三公子不安好心，可该如何是好？”

大卜手握落叶，对姬闾道：“一到秋日，树叶便会枯黄飘落，此乃天命，无可违逆。小绿只身在外，身负重任，受命于天，同样无可违逆。”

姬闾听大卜如是说，一时词穷，微一拱手，甩袖而去。

葵见姬闾走了，也须得跟他一同回宫，躬身道：“爷爷，天气冷了，多保重身子。”随后也退出了小院。

大卜看了眼渐行渐远的车队，弯下腰，将落叶轻轻放在了树根处。落叶归根，待明年便会化为春泥，催发新芽。如此周而复始，正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不停歇。

大卜轻轻一叹，抬眼看向东方，似想透过重重山水阻隔，看到千里之外的齐国。

小绿已经找到了盖世英雄，可她肩负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车马萧萧，莒城外，公子小白亲率十余骑，疾驰在官道上。

侍卫们各个屏息凝神，执鞭的手略显僵硬，毕竟是即位这样的大事，此去不成功便成仁，这些十余岁的少年想到这里，既兴奋，又忐忑。

可公子小白却一边驭马如飞，一边单手执缰，左手还从怀中掏出绿姬赠的佩玉，笑嘻嘻看个不停，像是对即将发生的大事全然不放在心上一般。

紧跟公子小白的著山忍不住出言提醒道：“公子，且看着路吧，公子身手虽好，可行马速度这么快，若是……若是手滑跌了姑娘的佩玉，绿姬姑娘一生气，公子只怕要倒霉了……”

公子小白身子一僵，回过头笑看著山一眼：“若不是回头看见是你，我还以为我师父什么时候追上来了呢，真是啰唆。”

话虽如此，小白到底还是听了劝，小心翼翼地将佩玉收在了内兜之中，专心驭马。

莒城小院内，鲍叔牙和绿姬对坐在槐树下的蒲团上，对视而笑。两人明明都有些紧张，却都硬装出一副淡然的模样。

绿姬端起铜樽，却迟迟没送往嘴边。渐渐接受了公子小白就是盖世英雄的事实，绿姬忍不住自嘲有眼不识泰山。不过此人偏生得一副纨绔子弟的皮囊，若不去深入了解他，谁能猜到他会是拯救万民的盖世英雄？

看着面前忧心忡忡暗自思忖的鲍叔牙，绿姬嘴角泛起一丝笑，禁不住想逗弄一下这老头儿，也好让他转移一下注意力。

绿姬抿了一小口水，开口道：“大夫，不瞒你说，前几目我已卜算出盖世英雄究竟是谁了。”

鲍叔牙听了这话，立马跪直了身子，看着绿姬脸上恬然自知的表情，将信将疑道：“姑娘不是说须得借助外物才能卜算？怎么……”

绿姬伸出左手，将通天脉展示给鲍叔牙。自从握到公子小白的发丝后，绿姬的通天之力大增，通天脉绚烂如南红玛瑙，光芒四射，令人不敢直视。

鲍叔牙看傻了眼，良久，将信将疑道：“老臣曾听闻大卜一脉只效忠于王上，断不会将占卜的结果告诉旁人，怎么姑娘反要说与我听？”

鲍叔牙这老狐狸果然不好骗，绿姬忍住笑意，一本正经说道：“按理是不该告诉大夫，只是此事与大夫休戚相关，我才不得不说。”

听了绿姬的话，鲍叔牙眼冒精光：“姑娘这么说，难道……难道是我们公子？”

绿姬矢口否认：“非也，公子小白虽仗义正直，却行为鲁莽，哪是能成盖世英雄的心性？”

鲍叔牙听绿姬如是说，身子冷了半截，痛苦地捂住心口，脸上却仍强挤出一丝笑：“那，难道是……”

绿姬摇摇头：“也不是公子纠。”

听说不是公子纠，鲍叔牙松了口气，可转念一想，既不是小

白又不是纠，还与他休戚相关，那究竟是谁呢？鲍叔牙一脸急切，身子向前探，几乎要从蒲团上滑下。

绿姬努力绷住，抬头正色对鲍叔牙道：“大夫，不瞒你说，我所测算出的盖世英雄，就是你啊。”

鲍叔牙如蒙晴天霹雳，面部表情变化极为复杂，从难以置信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踌躇满志，再到大梦初醒，鲍叔牙一脸不信：“可是，姑娘，我和管夷吾都看到明星出于东方，而我当时人在慎邑，盖世英雄怎会是我呢？”

绿姬看鲍叔牙竟如此认真地在思考他是不是盖世英雄的事，忍不住扑哧笑了起来。

鲍叔牙一怔，恍然大悟，原来绿姬竟是在编派自己，他捋着胡子，又气又无奈，感慨眼前这个绿姬姑娘与他家公子真是越来越相像了。

傍晚时分，公子小白一行已至齐国境内。一路畅通无阻，兵不血刃，小白非但没有打消心头隐隐的顾虑，反而更觉不安。

“公子，前面就是临淄城了！”著山指着远处夕阳下依稀可见的城墙，兴奋地喊道。

小白做了个止步的手势，众侍卫立即停了下来，十余骑在大道中央默契地聚成一团。此处是回临淄城的要隘，土丘不算高，白日还算畅行无阻，一到夜间山林里便会流岚雾霭四起，令人分不清东南西北，是这座城池的天然屏障。

虽然莒城距临淄城的路途比曲阜距临淄城要短，他们又是快马加鞭一刻不停地赶回，但小白并不相信管仲能够抢在他之前赶到此处设伏。可退一万步说，若是管仲真有神助，插翅飞回这里，想要伏击小白，便没有比此处更适合的地方了。

山林间不时传来猿猴的哀啸。也许是受气氛的影响，众侍卫皆缩着脖子瞪着眼，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小白禁不住哑然失笑：“平日里一个比一个厉害，怎么一下都成了缩头乌龟了？”说着，

小白便要下马，却被著山抢先拦住。

著山揖道：“公子，大夫再三叮嘱，要我们护卫公子的安全，不能让公子亲涉险地。公子且在这里等等，待我去山上探察一番。”

“且慢。”小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拉开架势，瞄准丛林之中，嗖地射出一箭，箭矢以雷霆万钧之势穿林而入，牢牢地钉在密林深处的树干上。

见没什么动静，小白一抬手，众侍卫心领神会，皆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拉弓搭箭，警惕地盯着林间的风吹草动。小白这才对著山道：“你且去吧，万万小心。”

林间静得出奇，连声鸟鸣都听不到，只有秋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著山紧握铜刀穿行在山林间，时而低头查验，时而抬头张望，时而用刀四处戳一戳，显得格外小心。

前方荆棘丛生，密密堆叠，着实是藏人的好去处。如果此处都没有伏兵，那么这山林间便再无藏身之所。著山举起铜刀，慢慢靠近荆棘丛。

著山万万没有想到，管仲正潜伏在那荆棘丛中，而他率领的刺客们则藏身于周围的树干之后，个个手执利刃。因为紧挨着峭壁，此处甚是晦暗，若想再退已无路可走。见著山走来，刺客们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利刃。

管仲递了个眼色，示意众人不准妄动，刺客们领会了管仲的意思，都顺势藏好，不再轻举妄动。另有两名训练有素的刺客，衔着匕首悄无声息地爬上了树冠。万一著山发现管仲，他们便会从天而降，干掉著山。

思索间，著山来到了管仲的后侧，两人之间只隔着一丛荆棘。似乎感觉到气氛的压抑，著山握着铜刀的手瑟瑟发抖，他慢慢将刀举起，用力插入了荆棘丛中，直插在了管仲的铜甲上。

著山力道极大，这一刀下去，虽未刺破铠甲，却震得管仲肺肋战战，几欲吐血。而管仲竟咬牙忍着，一声没吭，像块石头一样纹丝不动。

著山迷茫了一瞬，拔出铜刀，又插了两下，估摸自己触到的不过是地上的磐石，他长舒了一口气，收了刀，转身离去。

待著山走远，管仲这才慢慢睁开眼睛，悄无声息地从地上爬起，不沾片叶。一众刺客跟着管仲猫着腰缓缓下山，管仲示意众人快点跟上，不要错失时机。

公子小白骑在马上盯着林间越发浓密的雾霭，忧心忡忡，直到著山身形渐显，笑着走出山林，小白才长舒了一口气。

著山兴冲冲地跑来，对小白道：“公子，林间一切安全，没有埋伏。”

小白挺直腰板，踌躇满志，握紧了手中的缰绳，对众人道：“想必国氏和高氏已在城外等候多时了，事成与否，就在此……”

话音未落，一支黑羽箭竟毫无征兆地飞来。小白闪避不及，箭头直直插入了他的胸膛，小白来不及惊叫便重重跌下了马。

众侍卫无不骇，赶忙翻身下马，聚集在公子小白身侧，更加密集的箭矢飞来，几名侍卫站起身挡箭，其他人仍在公子小白身侧哭叫着，不知如何是好。

公子小白一脸痛苦地捂着胸口的黑羽箭，豆大的汗珠不住地落下，面色越发苍白。

著山对侍卫喊道：“快，你回莒城，你去临淄，剩下的人随我誓死保卫公子！”

四面传来喊杀声，两侍卫飞身上马，一南一北，绝尘而去。剩下的侍卫清醒过来，一齐拔刀，围在小白四周，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密不透风的人墙。与此同时，近百名兵士手执利刃从山坡上的林子杀下来，直冲向大道上的小白一行人，渐成包围之势。

难道他们要葬身于此吗？公子小白躺在地上，盯着落日云霞，满面不甘。

月朗星稀，连山河草木都昏然入睡，绿姬却仍坐在槐树下，

定定地望着天上的星子。

鲍叔牙借口回书房看书，暗地里却留意着绿姬的一举一动。

打更声传来，已是三更天了，绿姬身子困乏，眼皮打架，却仍不愿入睡。她能掐算出千里之外的王上身染顽疾，卧病在床，却仍旧算不出，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究竟谁会是此役的胜者。

好在那颗星子仍高悬于夜空，不曾陨落。看着那颗星子，就像看到了公子小白的眼睛，绿姬的心陡然软了几分，在星辉的照耀下，她整个人都放松了，倚着大树，昏昏欲睡。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鲍叔牙一个激灵，连滚带爬跑向门口，绿姬也清醒了，赶忙跟了上去。

见来人是小白的侍卫，绿姬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素日里一向淡定的鲍叔牙，此刻也变得非常慌乱。

那侍卫跌跌撞撞滚下马，浑身打战，哭着跪在鲍叔牙面前，嚎道：“大夫，不好了，公子中了一箭，怕是不行了！”

听了这话，鲍叔牙眼前一黑，几欲摔倒，那侍卫赶忙上前搀住鲍叔牙。鲍叔牙顺势拽住侍卫的衣襟：“你把话说清楚，公子怎么中的箭？伤在哪里？”

侍卫哭道：“我们在临淄城外中了管仲的埋伏，公子被管仲当胸射了一箭，跌下了马，箭头直插心口……”

鲍叔牙瞬间只觉气血上涌，头痛欲裂，天旋地转，脑子里一片空白。

绿姬心如刀绞，慌乱间抬眼观星，眼见黑云正从两侧扩展而来，渐欲包围明星，可明星依然高悬于天际，不曾坠落。绿姬冷静了几分，问那侍卫：“你并没有亲眼看到公子断气，是吗？”

侍卫点头道：“情况不好，著山立刻叫我回来禀告大夫，大夫快想想办法吧！”

鲍叔牙急问道：“临淄那边派人了吗？”

侍卫又点点头。

绿姬忽然侧身问鲍叔牙：“大夫，你可有钱币？”